

鵝湖校錄之一

正綱學長 名閱

王濱海寄

鵝湖 今



鵝湖出版社印行



MG
k925.64



3 1764 4696 5

鵝湖沿革

鵝湖山，在信郡之西南維，鉛山縣之南維，城口閩分水關而來，迤邐數百里，竊翠從嶽，歷幾高峯，八首最高處爲鵝湖，巖頂赤石叢生，峙如戟，伏如虎，飛如鳳，鸞夷如砥，等如階，水如瀑布，如蜿蜒，有坎止，有潛伏，漢晉屬閩粵，唐置唐興縣，亦屬閩，而鵝湖之名，業已著矣，然未有壇寓，肅宗朝，大義禪師始卓錫峯頂，其徒剪荆棘，葺菴次，蓋爲禪棲地哉，宛然一名刹也，順宗在東宮嘗與論性，及後不康，師乃歸峯頂，憲宗聞其道，詔詣麟德殿，集諸法師論義，帝有不能禪師一點之旨，賜魏慈濟，敕建鵝湖峯頂禪院，師既圓寂，衆遂神其骨而莊嚴之，早有禱者無弗澍雨應消，智孚禪師居焉，參悟者鱗集，而院址湫隘，乃創寺山麓，樹浮圖，迄立於雲霄上，其孫曰令新和尚，受衣鉢，宣成閩中，大眾迎還，爲道場主，宗風暢達，咸平間，賜額慈濟禪院，景德間改賜仁壽，則李運使之奏也，孝宗淳熙二年，呂白恭先生約宋元晦陸子壽子靜三先生講學寺中，著鵝湖辯，唱和詩，卦序論，及四先生之沒也，信州刺史楊公汝礪，就寺西祠之曰鵝湖書院，理宗淳祐間，賜名文宗書院，而寺及禪院，代有繕修，後張即之書其峯頂曰大義道場，紹元和尙徹御書閣而廣之，已又更建大殿，信州團練副使王琪爲之記，累朝敕賜寺產如田塘山地數百餘頃，上米幾四百石，明興禪院，以石棟如故寺，則木棟遞圯遞脩，孝廟世廟之際，兵興徭車，僧行不無費累，豪右不無漁獵，屬者鉛山令朱公鴻漸，查而歸之，嘉靖二十四年，僧來心藏惠正廉敬浩，遂棄其原戶而之它，蠶食者幾盡，僧且無所依，寺亦幾廢，先後來令者，以稽書院之祀，並勸寺基，乃知山場曠廢，異行禁止，而其甲排，亦乘意出帖禁焉，萬曆十四年，陳令公耿，復葺書院，更訪諸人侵山之情，按籍稽故，乃得其數，第僧既寥落，梵宮榛莽，上饒人袁蒼和尚，蚤年悟無上菩提，走天下名山，訪師證道，受衣於華山，受律於雲棲，十八年庚寅，偕其徒體胖，芟蔓鳩宇居之，是時山麓之寺，僅存棟一

二，阿羅漢悉爲風雨所飄搖，因徙其像於大義旁；四三年，十方皈依日至，體胖以舊禪堂右可闢也，刊木堙築，構新堂爲禪閣，又幾年，大眾構新堂之右爲靜室，以居其師，若龍王殿，爲齋穀者構也，若十方堂，爲游衲者構也，若香積若浴堂若三門諸構，并非可紀，若普同塔，則創制於辛丑，落成於癸卯，而辨方區畫，多景滙上人之方焉，諸先達如上饒之鄭大僕，葉廣文，王國賓，鉛之費方伯，周太守，無不就之譚名理，且相與謀供養之，各捐金有差，願菴中故產，三年壬寅，會崑山顧筍洲公令鉛，亦力爲久計，畧其籍，獨其徭，以杜兼併者，乃若閩中曹大理楚黃王憲副諸名家游者，咸各訪養公，至於書院之興，事在二十五年劉太史紀中，故不志，而志禪院之興章獨詳云，萬歷二十八年歲在庚子孟冬日上饒王祚昌書

鵝湖山水

(錄自鵝湖峯頂志)

鵝湖山，近鎮城北郭，高峙千仞，其廣一舍，從閭分水諸峯，聯絡一帶，若犀象貌兕，奔聚於斯，然余嘗從上望之，盤礴嶙峋，雲氣之所激發，蓋鎮山也，山頂有巨浸，積水盈盈，按鄱陽記，東晉時有雙鵝育子成羣而去，是名鵝湖，唐大義禪師植錫山中，羣鵝復還故處，俗傳巽鼓養鵝者非。

鵝湖峯，峯之最高聳者，面南爲邑之鎮，西北爲禪院之主，山發脈過貴人峯，下寒婆嶺，右分支北向，數起數伏，逶迤直至院左，出與山門齊，而龍氣自起伏，將盡處，右迭從藏經堂僧堂入於中也，明大學士上饒鄭公以偉詩云，「桂蘼集金鵝，切葉小天竺，曾借佛前花，隔峯薦朱陸」。

貴人峯，在鵝湖峯右，端拱巖巖，儼垂紳正笏之狀，左有誥軸峯。

菌菴峯，在貴人峯右，狀若蓮花，欲開未開，瓣瓣護裏，有含香將吐之勢，然祖塔自此發脈，向北行，轉折而至唐帽峯之陽，祖塔皆同在焉。

唐帽峯，與皂斗峯，並在院右，高聳峨峨，若唐人所制之冠也，爲院之右臂。

增勝峯，在院左，爲青龍之鎮也，三官殿在峯之北。

鉢盂峯，在院之朝向，端莊聳肅，頂平而坦，儼然一鉢在床，朝嵐夕靄，翠滴花香，蒸雲掩日，疑人天之享齋供也，養公頌：「一鉢峯頭膜晚簾，醴州洗處已非堪，昔年庾嶺誰能動，鶻地移來最上菴」。

養公池，當三門敷武有大涂，故多華離叮嚀耳，養菴至，始治之圓與深三分，而削平居半焉，如是乎曰養公池，有贖放生命者，趨之呼爲放生池，鄭詩：「不飲免攢眉，波紋綠於酒，歛開青蓮華，鷄王疑戲藕。」

龍井在禪院後，而水自石出，遂涌成池，歲時旱魃，禱求輒應，其色碧，其流駛。

羅漢塘，在貴人峯側，形圓如隄，中曹水積，大義泉出焉，蜿蜒流注於養公池，境若天台石梁故名，所云東晉時雙鵝育子，疑此是也。

舉敬橋，在養公池側，出入官道，語云出門如見大賓之意也，有碑刻舉敬橋大字。

濯綉橋，在舉敬橋外數武，清泉流水，潺湲可掬，取古云清斯濯綉，刻濯綉橋碑之。

石井，在南山南麓之西，俯趾處，廣五丈，深巨測，其源故與海通，有崖嵌在上，崖紋如蓮花下垂，中有魚焉，其色紅，流達於原隰，即充兔零兌矣，大義禪師嘗駐錫於此，每有僧募建佛宇僧堂，遊覽著作者多。

瀑布泉，從養公池而出，在捨身崖之旁，飛流數十丈，可望二十餘里，鄭詩，「雲絮兜羅綿，山垂蘇幕遮，尙欠華巾在，一條解結斜」。

捨身崖，在瀑布泉左，壁立數十仞，下臨不測也，昔新羅和尚，慕大義之道風，至則義師示寂矣，彼即捨身於此，有傳紀。

大義泉，發源峯頂，蛇行五里許，入仁壽院，許潔詩：一派泉流大義名，廣長舌誑語無生，千岩萬壑爭高下，落處還教一坦平。

水碓，在濯綉橋外水口內，計碓四色，瓦屋一間，本山獨造，隨時便春，慧公聯，輪轉星河水，碓春月瀾雲。

涅槃密，在鉢盂峯右場，磚砌大壩，方正五尺，間以鐵格，承龕及柴格下舉火，凡僧亡即送此闍維，收骨入骨筒。

鵝湖昔賢題詠

遊鵝湖峯頂

葉夢得

鵝王牧羣鵝，濁世肯下游，積水近天關，有時戲沉浮，老禪大人師，領略傾九州，初開選佛場，坐斷諸峯頭，當時江東西，海納吞衆流，歲晚從山窟，華堂跨龍樓，至今章公碑，照耀蒼崖幽，陳跡記往昔，登臨蹤冥搜，重來歲月疾，彌仰五十秋，撫事一太息，何從問人牛，惟餘供抱木，百尺環道周，成壞各有時，干戈今少休，空懷三宿戀，爲汝半日留，鐘聲遠送客，霧雨昏林丘。

登峯頂作

宋 濂

憶昨過武夷，欲往無與儔，今茲逢故人，遂得鵝湖遊，輕寒翼征蓋，翔風當鳴騶，古塔插蒼鶻，寺門平后嶠，蹊徑旣糾鬱，馮軒亦樛流，雲旂裊香霧，金像明清秋，昔賢論道處，松柏深且幽，鴻飛渺滄海，龍去空靈湫，懷人已寂寞，對景空淹留，興闕成遠別，馬首山悠悠。

鵝湖夜坐

陸 游

士生始墮地，弧矢志四方，豈若彼婦女，醜醜藏閨房，我行環萬里，險阻真備嘗，昔者戍南鄭，秦山鬱蒼蒼，鐵衣臥枕戈，睡覺身滿霜，官雖備幕府，氣質先顏行，擁馬涉阻水，飛鷹上中梁，勁酒舉數斗，壯士不能當，馬鞍掛狐兔，燔炙百步香，拔劍切大肉，哆然如餓狼，時時登高望，指顧無成陽，一朝去軍中，十載客道旁，看花身落魄，對酒色淒涼，去年僞虜召，五月獨罹唐，青衫暗欲盡，入對哀涕滂，今年召復下，鴻雁初南翔，俯仰未閱歲，上恩實非常，夜宿鵝湖寺，檣葉投客床，寒燈照不寐，撫枕慨以慷，

鵝湖 今昔

五

鵝湖今昔

六

李靖聞征遼，病憊更激昂，裘度請討蔡，奏事猶莫創，我亦思報國，夢遼古戰場。

題鵝峯

吳樵

鵝湖之峯隱禪窟，丹危翠險梵宮帆，飄氣朝連滄海雲，晴光夜接峨眉月，天鵝不浴荷花枯，石泐文魚恣游汨，頽松骨朽反虬枝，壞道湍澗伏虎碣，復有小樓樹之間，短橋蕩浪疏清樾，開窗蒸霭入蓬櫺，俯仰水崖生石髮，秋山臥筆瘁人魂，靜室燃燈寒佛骨，諸僧禪誦狎杯狐，清磬一聲天籟發，千華塔勢望晴空，六合鴻濛漲溟渤，嶼巖無乃雲氣升，滌浚疑透枕邊出，一宿巖然毛羽生，凌風恍若朝天闕，伊昔開山聖主恩，臺殿金銀兩迢忽，義公既往養公存，慧窟禪枝未嘗歇，憑師叩受無生言，呼兒理我游山襪，歲晏相從石室顛，徧采丹葩餐紫蕨。

遊鵝峯作

王祚昌

仰矚白雲飛，俯矚清泉澗，雲飛泉澗一秋，天袒肩揮塵孤松下，觀心自在總於故，海月初升光滿，玉磬無音到處聞，蓮花誰色向人分，折葦爲航江已空，金輪鐵棒住氤氳，不知我不知君，文虎且伏鹿且羣，爾來我亦忘悟我，端居每痛因緣墮，何時濯足鵝湖水，共向白雲弄婀娜。

鵝湖山

張濱

鵝湖山下稻梁肥，豚糲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峯頂遠眺

周欽道

光透雲根分半鏡，景涵波底結連環，千年蔡背老鸞健，百尺龍門夜不關。

詠鵝湖 二首

喻良能

長松夾道搖蒼煙，十里絕似靈隱前，不見素鵝青嶂裏，空餘碧水白雲邊，氛埃乍脫三千界，瀟灑疑通十九天，五月人間正炎熱，清涼一覺北窗眠。
水鳥飛來一問津，壁宮珠塔便掃塵，開基古佛留遺像，旭日奇峯列衆賓，芋火擁殘知永夜，霜鐘遞起響初晨，川途渺渺驅塵駕，回首林泉憶楚人。

遊鵝湖

白玉蟾

古塔寒龕幾歲華，鵝魚齋鼓響岩丫，滿湖春水浸明月，一帶兜山橫彩霞，石鹿至今空臥草，金鷄終不再銜花，寥寥此意無人會，欲界無禪果是耶。

登峯頂作

薩天錫

十里蒼松對寺門，四圍翠滴露紛紛，湖心水滿通銀漢，山頂鵝飛化白雲，玉井芙蓉天上落，劍池雪浪月中聞，石林茶廬如招隱，還許閒人一半分。

鵝湖吟

龔 數

嶺障雄開野水濱，白雲住處少風塵，丹崖翠壁偏宜曉，竹塢桃溪總是春，藹藹稻梁秋社節，陰陰桑柘晚歸人，煙嵐草樹真如畫，一幅丹青萬古新。

峯頂感賦

王翰

鵝湖山下水潺潺，四望諸峯杳闕間，入坐不聞僧出定，倚闌惟見鳥飛還，一天雲氣從龍起，滿地松陰盡日閒，首夏巡行因駐節，信知勝境異塵寰。

遊鵝湖

洪炎

萬松參嶺路，千畝勸春耕，不復紅鴉下，空遺碧澗橫，佛肩傳縵纒，仙馭鎮崢嶸，道釋分殊境，藍輿許我行。

題鵝湖山

費宏

一從太極分明後，荒徑鉏茅見講堂，自古乾坤惟此埠，至今山水有餘光，庭空蔓草憑誰雜，澗滿香蘋欲自將，冠蓋追尋恨遲暮，却愁猿鶴笑人忙。

題鵝湖山

丁璣

野寺東偏舊講堂，堂空人去草蒼蒼，微言已共斷碑沒，吾道也如狐徑荒，事跡人名留宇宙，水光山色自感黃，眼前太極昭融處，看取當時心未亡。

登鵝湖峯頂 二首

費堯年

中天積翠削芙蓉，東望尤憐最上峯，萬井煙光浮近堞，半山松韻雜疎鐘，衰年自信憑呼馬，避世誰云有臥龍，欲結一廬同老菊，白雲深處肯相容。

山藏古剎勢嵯峨，碑自隋唐石半磨，飛錫尙留遺說在，談禪無語奈僧何，虛傳瑤島采青鳥，誰寫黃庭換白鵝，我亦塵襟心不染，泉聲和磬入樓多。

遊鵝湖 二首

劉崇慶

曾聞馬祖一枝來，今日重瞻法界開，殘碣迴光垂密諦，老松得影發枯荄，汲瓶池上魚呈隊，覓鉢階前鳥護臺，卻羨白雲無去住，窈然蹤跡絕塵埃。

凡夫甯解上乘禪，得到叢林似宿緣，撥盡寒灰深見火，尋來曲澗近通泉，紅鷄久隱空中相，白馬重翻數外傳，擬作經臣參智海，而今履踐亦蹄筌。

遊鵝湖

杜夏卿

木落鵝湖嶺，天空迴不羣，煙嵐封錫杖，鐘磬度松峯，典出三朝證，碑殘九葉文，豈期藜藿下，又有妙香聞。

遊鵝湖

馬成學

舊羨鵝湖勝，還因聽法過，青山新煅石，白草古彌陀，寺久藤蘿蔓，臺空雨露多，五雲時繞座，爲起世人痾。

朱陸唱和詩

復齋詩：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

象山詩：墟墓興哀宗廟歛，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致滄溟水，卷石崇成泰嶽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箇先須辨古今。

朱子後三年和詩云：德我風流夙所欽，別離二載史闌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遊鵝湖山

高爲阜

南對閩關北接吳，一峯高插衆茅蕪，天低露自雲中浴，霧盡山除海上孤，杖藜覓僧空脫塔，浴鵝仙客久飛鳧，至今何物留方外，樹滿平林水滿湖。

登峯頂

李夢陽

山到東阿極，溪鄰閩越分，亂峯喧白雪，交水暮蒼雲，石象空迴迓，湖鵝尚作羣，古祠荆棘裏，駉馬嘶斯文。

鷺湖書院記

鷺湖書院，考亭朱子象山陸子講道處也。昔東萊呂氏與朱子交善，又於陸子有場屋之知，見二君子平日操論有不同者，故約爲鷺湖之會，而朱子及陸子兄弟皆赴焉，後人就其地立爲書院，以祠四賢，起于宋淳祐間，賜額文宗，延及前代，屢有修舉，或曰朱陸之異同，五百年來以爲口實，今同堂而祀，於古者配祔之義何居，余曰不然，二子之相崇重者至矣，朱門誨學者以持守，每推服象山爲不可及，白鹿延講，朱子爲之避席稱善，陸之於朱，則有泰山喬嶽之嘆，故朱子有言，南渡以來，理會切實工夫者，吾與子靜兩人而已，原其講辯往復之旨，一則慮玩心高明之失實，一則恐著意精微之離真，二者於未學誠皆有弊焉，雖夫子亦謂宜舍短集長，庶无墮於一偏也，昔游夏同師夫子，而本末之論，互爲訾嗽，二程張邵相與切磨者數十年，然其說流弊，程子猶有微詞，今語高第弟子，則文學之利，同配聖師，朱子較道統淵源，並以周程張邵，釋奠精舍，未嘗以其小不同者爲病，然則朱陸之共俎豆於一堂也而又何猜乎，今天子衝量道術，一以朱子爲宗，聖人有作，萬世論定矣，在學者誠宜凜皇極之警訓，奉一先生之言，以講以思以服以行，庶幾沼河入海，而无斷橫絕港之差也，而又當知張邵及陸之於程朱，其學雖微有異同，而實相成，非若水火冰炭之不可入，毋陷於膚末者吠聲之習，以長夫晚出橫議之風，是之謂能自得師矣，曩歲逆藩變亂，西江適在其衝，兵燹之餘，舊宇湮圯，康熙癸亥，前令潘君士瑞曾一修之，今又頽廢，桐鄉施君德澂以名進士來尹是邦，政修人和，百廢具舉，倦懷名跡，力爲更新，會諸上憲，皆留意文事，故請上輒報，加以慰獎，規模既備，落成有期，適余以丐歸經過，侯與邑之人士，邀請瞻謁，至以祠記相屬，余惟爲政者，首訪邦之名祀勝跡而脩之，古之君子皆然，况夫羣哲論道之區，學術源流，移風百代，而可以嚮諸荒榛乎，且夫書院之建，實與國家學校，相爲表裏，李渤高士爾，講院之廢，朱子猶倦倦焉，今使先賢遺址，煥

鵝湖令昔

一二

然崇脩，江右故理學地，必有遊於斯而奮乎興起，以紹前緒者，昌明之功，於是爲大，故不可以无書，是役也，施侯倡率，任其勞費，同力敦事，則有舉人劉懋煒，貢監生鍾如狂，張宗鎬，詹志魁，生員潘掄查，士麟，韓心琦，詹洪程，遠許士龍，張宗銓等，仰得並書，康熙乙未季冬朔旦，吏韻尙書文淵閣大學士李光地謹記。

轉載 今日的鵞湖

上海東南日報庸行

(私立信江農業專科學校訪問記)三五、十、七

因朱陸會講，與嶽麓白鹿洞齊名，而以四大書院之一著稱於世的「鵞湖」，她久已成爲歷史上的地理名辭，給人們逐漸忘懷。可是今日的鵞湖，却因先有三戰區將校訓練團之創辦，與後有信江農業專科學校之遷設，而又重新負起歷史的任務，以文化的新生地，再爲世人所注意了。

記者在南昌，因爲時常留心到江西全省教育的設施，即有不少朋友，以異軍突起新創的私立信江農業專科學校，再三相介紹，此次取道上饒，轉赴南京，便於車次河口之日，特地轉赴鵞湖一覘學府風光。十月二日清晨，從河口搭車到距鵞湖五華里的江村下車，後循着閩贛公路，步行前進，新路銜山，層巒疊翠，太子峯的莊嚴雄偉，攝住每一個行人的心胸，感到愈深入愈有佳境，十時左右到達目的地。

純中國式的校舍

沒有到過鵞湖的人，顧名思義，必定以爲這兒有一個澄平如鏡的內湖，可是事實上，這裏却是一個由百十農家斷斷續續地組成的小村落，然而在峯頂上有一個小湖，相傳東晉裴氏有雙鵞青子百數於湖面，長大後都飛上了天，這便有了鵞湖之名。信江農業專科學校設在鵞湖書院的原址，在鵞湖寺旁，位置當村的西北部，丘岳環峙，左挹龍山，右拱象峯，獅山虎山分踞前後，校趾緊貼虎山脚下，樹木蔥蘢，修竹掩映，初歷其境的人，也許會意識到這是道院或是僧舍，入校門處，重楊夾道，山泉涓涓，首先引人入勝，進門左邊是膳堂，右邊是課室，各可容四五百人，中間夾着大雨道，植的冬青，都拂人頭頂了。由此折往北行，迎面矗立一座樸實古舊的大石坊，前額書「斯文宗主」四字，後額書「繼往開來」四字，筆觸剛勁

瞻仰之下，一種儒家頂天立地莊嚴偉大的規模氣象，使人倏然感到凝肅敬奮。坊後是半月池，池的兩旁，似乎是近於鐘鼓台的建築。更進爲第一大門，門首高懸「道學之宗」匾額，其旁爲校長和教務處辦公室，再進係就莊廢址上新建的大禮堂，最後是四賢祠（祠朱呂二陸），環繞這幾重正屋的建築物，就屬宿舍，儲藏室，辦公室，招待所，眷屬住宅之類，總數不下數百間，考察院宇的建制，與孔子廟和天師府大同小異，莊嚴，深邃，古樸，乃是純粹中國式的，原來鵝湖書院之設立，是在南宋末年，爲紀念朱晦翁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四位大賢在鵝湖之會講。此一會講，費時十日，辯論異同，決定朱陸學說之分岐點，產生中國理學之兩大派，奠下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之基礎，並提供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學說之來源。校名所以冠稱信江，一爲地處信江流域，一爲校的經費係取給於信江鵝湖兩書院，而二書院之設立，原均爲紀念朱陸而創辦的。

教授的陣容

據程校長兆熊博士告記者說：該校之前身，係由聯立信江鄉村師範，改爲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又由高農擴充爲現在的專科。創辦的動機，完全爲的適應東南地區建設需要，而不是基於少數人的興趣，該校現有農藝園藝及農業經濟三科，學生共百餘人，又高農三班，學生七十餘人，高農從明年度起，決定停辦，而專科則擴充爲農學院，進一步還想擴設大學，今年下學期因爲國防部青年軍復員管理處委託代辦農業科學生四百人的專業訓練，誠恐校舍不敷應用，所以招生不多。所聘教授，皆國內知名之士，如楊惟義易希陶順華孫黃野蘿馮言安郭守純秉志先生等，都是極不易請到的教授。楊先生留法攻昆蟲學，爲國內昆蟲學界極有權威之學者，易先生留日，係昆蟲學老教授，顧先生農藝著作等身，黃先生留德習土壤，並專攻土壤微生物學，他的博士論文在國際間獲得重要地位，馮先生留法，精研果樹園藝，在生物方面還有不少重要之發現。郭守純先生與胡適博士同時留美學農，在一班上課，只是後來胡先生却改了行，郭先生曾任南

道農科大學校長及教授十七年，資深學識，是農學界的先驅者。秉農山先生現任上海生物科學研究所所長，爲國內動物學界的泰斗。此外已經延聘的植物學大師胡先驌先生，短期內亦將前來該校講學，另有花卉園藝專家陳封懷博士，醫藥務專家黃澤農先生，亦將應聘任教。至於程校長本人，亦屬園藝專家，畢業於世界最古之法國凡爾賽園藝學院。又得有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對於文哲政治經濟諸學，並有研究，且多著作行世；他辦農專的主張，除注重農業科學智識之培養外，尤企圖對農業文化作全面的建立，他以為未來世界應是一種田園都市和一種農業工業化的境界，因此他認定「農業科學和農學教育的成就，終將決定人類的未來」。綜觀該校各種實施，充實齊備，較之平常所看到的國內其他先進大學或農學院，殊無遜色，而以一單純的專科學校，能擁有如許權威學者，尤屬難得之至。

訓導的重點

該校在訓導方面，注重培養刻苦力行志趣宏超的新的農業幹部，所以自本學期起，一方面極力提倡學行的合一，要學生自己耕作，自己燒飯，自己洒掃，自己搬運，戴的是箬笠草帽，穿的是工裝草鞋，以求澈頭澈尾成爲一個現代化的農夫，一掃士大夫貴族子弟四體不動五谷不分的餘習。另一方面發揮書院講學精神，利用早晚點名集會或課餘山水遊覽時間，講述昔賢爲學做人做事方法，促進學生自立自治，互相問難，互相批判，而着眼點在於對學生起居作息，應對進退，各方面都能朝着靜穆簡樸實在的方面做去，藉以達到程先生所說的由「心靈的覺醒到人性的復活」。這可說從鷓湖的歷史上接受了朱子「居敬窮理」的遺訓，證以記者此次踏入校門時，那種鴉雀無聲，心甯境靜的感覺，訓育上可說收了相當的成果，而當郭訓導主任守純先生對我說及該校學生時，也連連說這裏學生太好教，一點沒有京滬青年的浮華習氣。

通經濟世的計劃

最後說到該校正在計劃進行的工作，據程校長的表示，除了積極將專科擴展爲農學院，以備對農學作

全面之研究外，還計劃在最短期間，能商得省縣政府同意，舉辦若干農村改進事宜，如農村教育衛生合作公益遺產之類，他以爲農業教育不與農村改進發生關聯，只是辦死教育或死辦教育，說不上「通經濟世開物成務」，他的主張是積極的，全面的，理論和實際，現實和理想並重的，記者以爲爲學或辦學的最終目的，都應對人類未來生活，懸有一個更眞更善更美的理想，並摩頂放踵以赴，然後才配稱大氣魄大擔當，對於程校長及全體師生的抱負，記者殊深深爲之致祝。

記者在信江農專逗留了一日又半的時間，所感到的只是新鮮甯靜純一，尤其在清晨或傍晚，眼看到那些青年三三兩兩在樹稍下；在泉石旁，在田隴上，那種執卷吟哦，凝思的情態，更令人神往到另一天地，另一化境，不知不覺想對此種生活重試一下。

十月四日清晨，記者踏着朝露，辭別信江農專，涼風拂面，曉色撩人，有時回首悵望，但見雲封谷口，霧宿山巔，整個大自然，都正在朦朧中蘇醒過來；我憶起朱子酬答象山「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之句，又默誦程校長所示近作：「省識風塵萬里吟，回頭自是白雲深，當年一次鵝湖會，此日還留天地心，應任予滾山與水，不須他想古猶今，眼前光景知何似？喜見桃花李樹林。等閒覺得新天地，便自逍遙天地中，此水已連他水去，前山更映後山紅，拈來花草留窗下，攜得孩兒過水東，祇是鵝湖欣作主，嬉嬉終不似孩童」的詩句，我感到程校長和他的學校前途，擁有無限的光明。

鵝湖信江農業專科學校史略

信江鵝湖兩書院，爲本校之所從出。前者成立於清初，後者則遠在南宋末年，即已創建，皆爲紀念朱（熹）陸（九淵）而設。清李光地創修曲江書院（信江書院最初名稱）紀云：「南渡後有陸氏兄弟，以學術道義與朱子相切磋，而朱子趨朝，往來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講，鵝湖之會，道脈攸繫，跡在此邦。」所謂鵝湖之會，計會費時十日。其辯論異同之結果，遂決定朱陸學說之分岐，我國理學上之兩大派別，於焉產生，而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亦植基於此，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詠轉深沉，即此會講後語也。在科舉時代，我國研究學問者，多賴書院，故在名學者主持下之書院中，常有新學說與新學派之興起，同時新學說與新學派亦每藉書院作宣揚之場，而信江鵝湖兩書院，復因其在學術史上有其崇高之地位，且有比較充裕之款產，作講學之助，則人才學術之盛於此，固所宜也。

清季以來，現代潮流，激盪而至，信江書院遂被改爲廣信中學堂，首先教授現代科學，民元以後又改爲信江中學。嗣後又改爲信江鄉師，而鵝湖書院則於民初改爲鵝湖師範，繼又演變爲鵝湖職業學校及鵝湖中學，迨此中學因故停辦後，鵝湖書院款產乃併入信江鄉師，繼此鄉師而來者，爲信江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民三十二年冬，經地方人士之發起，及社會賢達之贊助，復將此信江農職擴設本校，籌備年餘，始告成立，艱難締造，慘淡經營，乃於民三十五年春間，即奉准教育部立案，蓋既承信江鵝湖之傳統，尤有其悠久深厚之淵源；將來擴爲農院，擴爲大學，胥視努力如何耳。（三六年四月五日程兆熊作）

(附) 鵝湖信江農業專科學校校錄序

信州之南，有湖位於峯頂，相傳東晉裴氏雙鵝育子百數於此，翼成騰空而去，唐大義禪師開山卓錫而鵝復還，此湖以鵝名之故，其後有德延禪師者，人問以如何是鵝湖境，即應以「一弘湖水春來綠，數隻仙鵝天外歸」，又問如何是境中人，復應以「松聲來客座，山翠上人衣」。至慧林禪師，乃以面北風高雞着眼，崖前松老幻知龍之句，以狀鵝湖之境。鵝湖風物，見諸禪語，有如是者。至於鵝湖寺之爲朱呂二陸講學之處，且著有鵝湖辯唱和詩。卦序論，則更爲人所深悉。信州刺史楊汝礪祠四先生曰鵝湖書院，宋理宗淳祐間，錫名文宗書院，此誠所謂斯文之宗主，理學之聖地也。詩人歷其境而歌詠者，則張瓌有鵝湖山下稻梁肥之句，放翁有「我亦思報國，夢繞古戰場」之嗟，宋濂有「懷人已寂寞，對景空淹留」之感。又據鵝湖峯頂誌，唐時有泰國僧，求道峯頂，師亡而身亦捨，遺詩曰：「三千里路禮師顏，師已歸真塔已關，鬼神哭泣嗟無主，空山只見水潺潺」，今湖旁有捨身巖，其由來蓋如此，亦可謂聞道夕死之流矣。夫今之鵝湖，亦猶古之鵝湖也，乃時移勢易，留此境地，益多深憾，蓋「五四」以來，新進之士，每有環境決定之言，自我不爲主體，而聽其物化，凡百罪衍，於己無關，道心之亡，不任其咎，此在域外，數百年來，則亦天國倫常，全被拆毀，拜金縱欲，軌範毫無，心性支離，不能凝聚，繞一流走，何由上提。若憑此以論學術，以言太平，不亦悲乎。本校設置於鵝湖書院之內，吾輩朝夕斯，習農於此，古人有一草一木，思得其所之念，則吾輩今日又豈能無一種從農業看世界之情乎，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哲人襟懷，若是之廣，此在同人製此校錄之際，自更足發人深省矣。（三六年三月十日程兆熊作）

6

27 + = 32

SKBC
MG
K925.64
E